

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返生香

## 第四回 涼雨關懷二童口角 深宵治疾一士驚心

「吾嘗謂丹初之輩，世所謂清客耳，譬猶博古廚，法書名畫，亦世家不可或無。矧世父寵遇日隆，孰能問之者。且彼尚謙謹，來嘗開罪於吾儕。即如叔願，丹初竟去，而老人無以娛閒，必有繼丹初而至者。倘來者陰險，則奪會計一席，易如反掌。損人勿利己，智者勿為。何如各司所事，不相侵犯。譬之梁燕去留，其權操之屋主。吾儕亦依屋下，悻悻奚為哉。敢告恣肆，吾言已盡，願叔父熟權利害，從否所勿暇計。夜已深，吾欲寢矣。」言已，飄然逕出。利生呼之勿願，不禁大怒。願敏甫已去，無可泄其憤，取煙袋狂吸之，噓氣如雲，一室為滿。久之，喏然而睡。細味乃姪之言，亦頗有理。且為遠大一語所中，覺此未冠少年，見識高出己上，無怪德芳愛之。而已之居此，賴其增光不鮮。適間衝撞，渙然冰釋，既而歎曰：「吾家阿牛若是者，吾何憂耶？」自是之後，仇視丹初之心，雖未能泯，然利害所繫，不得不稍跡斂。其第一著，凡園中所需材料，大不如往日之留難，俾丹初得以進行。丹初智囊，庸詎知解圍者，乃為敏甫。此少年誠能消息無形之矣。雖然，貪利無厭如利生，可謂已極。然識淺膽小，生平持積少成多之願，為狀有如鐵剗。日積月累，瑣屑而成巨數。受其剗者，創痛未深，尚可忍也。乃自敏甫開張聖聽，一旦變其宗旨，異日時機一至，不惜昧其天良，棄小剗，而施以巨斧。此誠楊公之不幸，亦敏甫階之厲耳。是歲，入秋多雨，涼燠無定，午間蒸悶尤甚。時近重陽，無異七月。初九日天始開晴。楊公與二三老友，宴於東山僧院，作登高之會。先期約丹初，而丹初督工甚忙，不獲追陪杖履，擷珊既不欲往，敏甫亦托故先出。惟瑤叔之性與溪山風月為近，聞語滋喜，遂命輿而同行焉。孰料午後二時許，風雨交至，天氣驟冷。衣夾者尚覺勿支。丹初歸而加衣，聞廳前庭中，有人語曰：「吾何處不尋汝，乃在此。」頃上房傳語，問穎少爺去時，服何衣者。察其聲為阿壽。蓋主人之出，必令楊升隨，壽則出入上房。童年玲瓏，與婢僕輩無嫌耳。阿壽言已，一人作笑聲曰：「不外長衫短褂，奚待問者？」曰：「吾豈勿知，特去時天熱，而雨後驟涼。不知登輿時，曾挈衣篋否？」言次，聞有聲似移盆盎。久之，答曰：「彷彿衣元青之褂，衣篋帶否，吾乃未覺。」阿壽冷笑曰：「好，汝非供事書樓耶。所司何事，乃主人衣物，毫勿經意。」語未已，答者亦笑曰：「奇哉此語。試思少爺輩，既非孩提，吾又職非乳姆，噓寒喚暖奚為哉。」阿壽怒聲曰：「趣閉爾口。此上房傳問，與吾何預。爾若勿信，自往辯之。」答者乾笑曰：「雞毛當令箭，本汝優為。吾告汝，汝仍窮詰勿已，似嚴父之斥子，吾豈畏汝者？」阿壽聞而益怒，厥聲漸揚。丹初出視，則答者為福生，泥污兩手，似方掏蟋蟀，花盆散置於地。阿壽指丹初，目視福生曰：「此等盆供，於先生剪紮培壅，不知費幾許心力。汝今任意作踐，主人歸，吾必告之。」福生急曰：「吾當復其舊位，於先生長者，不受汝激也。」丹初兩解之。二僮將罷哄，忽廚夫阿三，與打雜韓嫗二人，聞聲俱集，互詢爭哄之由。於是各述所言，復加騰辯。正於此時，有嬌聲呼阿壽者，丹初謂二僮曰：「馥小姐來矣。」二僮肅然。見馥竝立門外，既斥阿壽，又怒目視福生。二僮乃散，廚夫與韓嫗，亦訕訕而退。是晚楊公將返，為在席黃道邀致，宴於彼新寓之河房，蓋輿夫歸報者。晚膳時，僅擷敏與丹初三人，敏甫偶述黃道家世，謂黃號嵐垣，其先為漢口布商，捐道員，聽鼓於此，未久也。其人能下士，恥為資郎，頗喜攀交清貴。擷珊羈言曰：「於先生惜未識彼，此人慷慨好客，而供具之豐，起居之適，吾亦僅見。若趙年伯家，則清冷如僧院。吾父樂就之，吾殊勿願再往。惜哉，吾不早知，乃讓瑤叔之獨樂也。」敏甫微笑曰：「瑤叔豈樂是者，兄可謂不解其旨趣矣。」

談次，鍾已指九點，丹初先歸，則茗爐不溫，慶子磕睡於小凳。丹初歎曰：「幸爐火已熄，否則殆矣。」遂搖慶子令醒，謂吾不需爾，先睡可也。乃僅去末幾，隔窗有人，問先生寢未？丹初啟門令人，則為瑤叔，短襖窄袖，臉帶微醺，手拈黃菊折枝，為丹初插瓶曰：「此名黃金印，得之黃氏河房，明日尚有佳種贈予，任先生擇之。」丹初喜曰：「謝君雅贖，此一足供數日，君宜留以自賞，少留品茗，今日遊興若何？」瑤叔遂述登山勝概，及夫賓游之樂，惜無先生偕行，未免少興。而趙公一見年伯，即問君家短主簿，何以不來，殊勿足令公喜也。丹初燃炭於爐，揮以小扇，不覺失笑曰：「趙公善雅謔，主人奚言。」曰：「年伯謂近日忙劇，俟工竣，當屈諸老友之駕，藉增小園光耳。吾勿解黃道何意，絮絮問年伯學業，此公未能免俗，吾殊厭之。」丹初笑曰：「彼或有擇婿之意，得君為嬌客，可稱特識，特勿知。」言至此，瑤叔掩耳曰：「請勿言此，令人不歡。」語已，取案上團扇，且揮且言曰：「古人謂秋扇可捐，此言無乃不情。吾最愛隨園詩『修到團圓物亦難』之句。果能製作精妙，上有乘鸞比翼，即在風雪之中，猶當出入懷袖，寧忍以涼飈奪熱，一旦棄之哉。」丹初頷首微笑，頓憶日問事，即曰：「今晨天氣蒸燠，而一雨驟涼，薄棉可御，君去時，曾備袂衣否？」瑤叔聞此，頓觸其身世之感，自謂已雖獨子，乃自幼失愛於阿母。見輒蹙然，族人嫉予，幾罹不測。今先生外人，乃能關心若是，令人可感。丹初續言曰：「吾聞阿壽問福生，而福生含糊其辭，遂致口角，固知君之未備也。少年人，起居疏忽，往往如是，實則疾中於勿覺。一旦患作，關心者豈獨予哉。」瑤叔一怔曰：「阿壽問耶？」又曰：「先生言然。」言已，兩手捫其額，顧丹初曰：「吾熱乃未退，素不善飲，而席間黃道屢勸，連進數觥，頭沉沉然，胸次怦跳未已。」丹初試茗已，選宜白磁杯，滿斟進之曰：「飲此足以解醒。」瑤叔謝之，一飲而盡曰：「名茶也。吾狂飲，未免不韻，吾嘗聞先生笛聲，心肺皆涼。然夜色已深，不敢請矣。即靜妹亦酷好音律，嘗思請業於先生，但恐學而無成，不免貽笑耳。」丹初取笛而坐，以無名指撫摸曰：「吾連日碌碌，無暇於是，君固樂聞，即夜深亦奚礙。惟靜小姐言及，吾乃未聞，慧心人學之易易也。」曰：「靜妹未嘗言此。吾亦奚待彼言，乃婢傭背語，謂馥馥係靜妹蛔蟲。」丹初大笑曰：「此誠罕譬。」瑤叔亦笑曰：「實則姊妹行晨夕追隨，何難得其意向。吾儕日就外傳，歸僅一二面，解彼心曲，斯為難耳。」丹初亟曰：「然則君勝馥多矣，可謂小姐之樟柳人。」瑤叔亦失笑，搖手曰：「止矣止矣。兩譬俱欠雅馴，不如弄笛為佳。」丹初側坐小坑，倚笛欲吹，突聞鐵控聲鏘然，軒西角門頓辟，燈光閃閃，履聲急促。一人揚聲曰：「務請陳先生速來，遲恐無及矣。」瑤叔適躺藤椅，急起向窗外問曰：「請陳醫何事？是孰病者？」答曰：「小姐耳！小姐嘔瀉交作，幾乎厥暈。」瑤叔顏色暴變，仄於椅之靠手處，非丹初扶之者，人椅兩翻矣。丹初覺其手指厥冷，唇白若紙，扶之坐而慰之曰：「嘔瀉殆為霍亂。吾妹曾患此，醫治勿及，調陰陽水進之，竟止，此由天氣不正使然，非絕症也，何驚憂若是。今醫生且至，主人或在內書室，吾儕曷往候之。」